

11.10  
椒江文史資料

第六輯

周谷城題

政协椒江市委员会  
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編
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我的父亲徐文镜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徐灵玉 (1)          |
| 盲翁徐文镜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美国) 周士心 (3)     |
| 近代佛学大师谛闲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陈梦赓 (24)         |
| 道教状元蒋宗瀚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赵连城整理 (27)       |
| 回忆业师蒋宗瀚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盛增秀 (30)         |
| 名僧月会——普济寺高僧月会法师 .....            | 张通珊 (34)         |
| 周郇雨和他的《黍香词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| 王 及 (36)         |
| 徐德同志传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周承训 (39)         |
| 哭徐德于钱塘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赵连城 (41)         |
| 追忆贺鸣声同志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黄季莲 (42)         |
| 题贺鸣声同志旧画册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周承训 (46)         |
| 我的良师益友——缅怀贺鸣声 .....              | 林元白 (47)         |
| 记王吉人先生献身于祖国医学事业的功绩 .....         | 蒋寿鹤 (51)         |
| 师生情长，往事难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 ——浙江医专校友回忆王吉人先生 .....            | (55)             |
| 我的父亲王吉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美国) 王瑞尧 (62)    |
| 陈梦赓事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陈时风 (65)         |
| 黄楚卿史略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周宾贤 (71)         |
| 忆父亲黄楚卿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黄正遼口述 陶福胜整理 (83) |
| 王仙金在大陈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 ..... 沈玉、何招才、张金安等人口述 林日见整理 ..... | (89)             |
| 王仙金的点滴情况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何 正 (101)        |
| *更正与补充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05)            |

## 补 白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枫山远眺·····     | 翁汝梅 ( 2 )  |
| 诗一首·····      | 周承训 ( 2 )  |
| 向徐德同志告别·····  | 周承训 ( 3 )  |
| 富春江第一楼题壁····· | 徐文镜 ( 29 ) |
| 椒江夜潮·····     | 文天祥 ( 33 ) |
| 海门·····       | 马承燧 ( 88 ) |

# 我的父亲徐文镜

徐灵玉

父亲徐文镜，别署镜斋，1895年出生于浙江海门（今椒江市），祖屋座落在椒江市陈家巷2号。父亲自幼聪慧，勤奋好学。他没有进过学堂，只是读了两年私塾，全靠自己努力，攻读了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。我们常听母亲讲述父亲在少年时的情景：他独自一人藏身于那间狭窄而闷热的小阁楼上读书，沉醉在自己的天地里，常常忘却了时间，往往数日不下楼，连吃饭也得送上去。母亲常以父亲的这种刻苦学习精神作为楷模，教育我们兄弟姐妹。

父亲因不满清庭腐败，在十五岁那年跟随胞兄徐元白去广州，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北伐战争。

父亲兴趣广泛，爱好琴、棋、书、画，精通金石篆刻，善画松、竹、山水，并著有《古籀汇编》。此书早几年在武汉古籍书店重新翻印三千册，各大城市古籍书店皆有出售。但因印数少，需求量多，书上市柜台即售空。据说上海古籍书店亦积极准备翻印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们全家逃难到四川，父亲在政府机关工作。由于家庭人口不断增加，沉重的生活担子靠父亲的薪金是远不能维持的，于是他在家办起了一个小工场，以自制印泥为主，从原料进来到加工制造，全由父亲一手操作，母亲和我们当助手。在重庆七星岗租了一间店面，开了一爿店，名“紫泥山馆”，专营印泥，来店购买者大都为文人学士。
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随机关迁到南京。1948年父亲去台湾，次年转去香港。那时父亲因目疾在港治病，终未能治愈，以至双目失明。

随父亲去香港的两个弟弟——徐匡梁、徐匡谋，大弟徐匡梁先后在香港及美国研究院半工半读，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，现在美国印第安那洲大学任教授，任教“资讯科学”，曾被英国一学会录入《世界学人辞典》内。三弟徐匡谋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，曾去英国留学，学有专长，现服务于香港教育界。

## 枫山远眺

翁汝梅

独占枫山最上头，纵观天地一浮鸥，  
豪吟笔来凌云气，收卷烟峦入翠楼。

接傅湘隆学长信云《怀念周宪文教授专辑》已带往台湾

周承训

喜见音书来海外，报知专辑到台湾。  
情思已透千重浪，怀想应穿万叠山。  
锦绣文章扬玉宇，恢宏师道耀人寰。  
欢欣峡岸风波静，更盼烟消撤卡关。

一九八八·六·十六

## 盲翁徐文镜

周士心

编者按：本文原载于美国《大成杂志》（一九七五年），经复印转寄国内。因复印件稍有不，本清刊转载时略有删改。徐文镜胞兄徐元白的事迹，介绍于《杭州文史资料》第五辑和《椒江文史资料》第三辑。

有关徐氏学琴，亦属渊源有自，徐翁始从其兄元白学琴，后受教于大休上人，最后自行读谱定拍，数十年来从未间断，直至双目全盲，始撤而废之，然对此始终未能忘情。在徐翁而言，一生中最感痛苦之事，莫逾于此。战前在杭州之时，徐氏元白，文镜昆仲，收藏及所制七弦琴极为有名，仅徐元白氏所藏古琴即有唐雷威制一床、宗郭沔题铭一床、元朱致远制二床、明宗濂制一床、明于民制一床、明萧敬制一床、无年款古琴五床、在河南开封觅得古桐木精制十二床。吕振原兄曾访元白先生，见书斋墙上挂满古琴，大概就是这批名琴了。文镜先生亦有数床，其中一床乃徐森夫人双琴馆主赵云青所赠，琴名“元音”，仲尼式，琴式较小，为元代楠木所制，声音清润，现在不知流落何方？徐翁并藏有元朱改远古琴一床，未知是否即乃兄元白所藏而赠与者。民二十四年，在南京组清溪琴社时，徐芝孙得枯桐，遂与余地山、徐文镜分制四琴。又如“瓶笙”、“松风寒”诸琴均为徐氏兄弟在民国二十三四年间所制，有文镜斫木、元白髹漆兄弟合作者，亦有分别单独斫制者。故兄弟二人至少藏制达三数十床，至今流传于外有名、无

名新琴，甚多出于徐氏门中，对于振兴中国琴学，颇著劳绩。

徐元白先生有很多弟子，包括文镜先生及德配黄雪辉女士，尚有张士杰、谭方成、赵乃文、吴士龙、许有成等，文镜先生想必在大陆亦有弟子，在香港我知道有一个学生，他是邓寄尘之子兆华，一九七二年邓家移居加拿大，师生从此失去联系，邓君后来曾烦人至粉岭崇谦堂村五号其子媳处访查，亦不得要领。邓君十一岁拜徐翁为师，琴课之余，兼学诗文，并助乃师处理日常事务，对师情义并重，十分难得。徐翁大约在港仅是这位高足，就因为目力不济，不能继续教琴，甚是可惜。但是徐先生对此有深厚的感情，在他目疾转剧之后，只要有机会听到琴友弹奏，总是一股神往的表情，令人惻然。徐翁此时发愿要斫制新琴十二把，并建“琴台”以藏之，结果他言出必行，在大约一九六九年左右，在圣约翰教堂开了一次画展，卖画所得，真的造起琴来！他请蔡福记乐器店派师傅来，口授尺寸，形状特点，一一清楚，选木材以手指骨节轻轻叩之，以听音色。先试制了一张，随时以手抚摸，用虎口横亘再三量度，方圆厚薄，无稍差失，即明眼木工亦为之心折。其后两次各制三床，先后共得七床，正待继续斫制，徐翁又大病一场，幸得华则仁医生爱其才艺，悉心诊治，一切医药治疗住院完全免费。化险为夷，然体力大为亏损，从此不能再制琴矣。

徐翁所制古琴皆有名目，现在定居美国古琴名家梅庵派领袖吴宗汉王忆慈伉俪，与文镜先生亦相交有年，曾在香港敝斋留余庐与蔡德允、侯碧漪、吕培原伉俪、潘重规及徐翁等诸位仕女数度雅集，俱属私人聚会性质，彼此观摩切磋，至为幽雅。吴先生藏有徐斫今琴一床，命名为“中和”，余曾偕吕培原、培原昆仲往访于洛杉矶橙城，宗汉先生应邀以此琴弹奏玉楼春晓一曲，音韵清亮，甚心爱之。另一床在上海燕小姐处，

其余五床，大约都在琴友处。吴先生说徐琴规格严谨，虽属新制，真有古琴意趣，不可多得。

如果依照他的志愿，十二琴造金，建“琴台”，将安享暮年，并大会琴友。因此他一面造琴，一面张罗，连十二琴铭也作好了，只待造好镌刻其上，后来环境日劣，生活困苦，体力衰退，精神不济，虽有大愿，心余力拙，卒未能使之实现，奈何，奈何！

镜斋十二琴铭，是很美的文字，值得留传，他曾油印了送给朋友，现在就借大成杂志作更为广泛的流传吧。

云中君——张我孤桐，扬彼清宫。浪浪天风，君在云中。醉彼羽觞，泛彼清商，佩环锵锵，六龙翱翔。既刻以羽，复流以征，如音在世，谬焉容与。

松风寒——音生乎桐，晓寺霜钟。音生乎弦，石涧流泉。音生乎指，晴涛四起。音生乎心，云宿山深。三年督墨，成此良琴，遂锡斯名，天风泠泠。

山水清音——山逃名，可静居。水逃声，可种雨。琴逃音，孤于予。琴德不孤，予与之居。

鸥鹭——千里之堤，千顷之陂，白鸟栖栖，澹然忘机。龙吟九渊，凤岁九天，对此七弦，悠然忘年。

竹籁——奏以本宫，晴涛撼松，吟雷引风。叩以清角，鸣籁在竹，水月可掬。宝哉斯琴，归真返朴。

大休——休于巔，鹤听泉。休于湖，山不孤。休于道，众峰小。休于游，屋如舟。休于琴，虚无心，我乃观其音。

余学琴于大休上人，别今五十年矣。因以事名为琴，并勒斯铭，大休不休矣。

元白——兀然高出者元，介然不染者白、元者玄，依于禅。白者洁，退于密。兹不可乎复得，抚斯琴兮长忆。

先兄元白，弹琴五十年，入禅理，出化境，近推为浙派正宗，勒铭记之，泫然出涕。

海门潮——唯天有根，唯海有门，龙湫之瀑，华顶之云。唯潮有音，唯桐有心，湘灵之瑟，成连之琴。洒洒十指，荡荡千里，明月前身，浮云知己。

秋池——雨丝丝，秋一池。雨如烟，秋无言。峡啼猿，泉出川。拂之喧然，揉之渊然，幽幽七弦，旧游在前。

忆西湖——泛彼湖心，啼莺柳莺。陟彼遥岑，修篁森森。鼓之秋清，月满湖平。鼓之冬深，残雪初晴。我今忆之，琴中当日之西泠。

沧浪——天风乎？水击之声。海水乎？风鼓之鸣。杭之深湛，泛泛轻清，挽天河兮洗耳听，揽明月兮到中庭，抚一曲兮求知音。

天然涛声——天之蜚，不可测也。涛之声，不可则也。唯唯斯雅音，乃正色也。淘之不失，汰之复得也。龙蟠之雄，虎踞之风，在我囊中。扬诸天声，将有进乎大同。

徐翁制的琴散了，他所擅弹的琴曲鸥鹭忘机、平沙落雁、良宵和梅花三弄已飘渺遥远成为仙音。他历次促成的琴会雅集，使香港平添不少风雅的回亿，至今令人长相忆念。现在人琴俱杳，不堪回首，我草此文，竟至夜不成寐。

再说徐翁诗学上的成就，也是非常杰出的。他的诗有禅理，也有现实生活的感受。意境高远，句法简谏，字里行间，时时流露他清明妙觉的慧心，和坦荡平谥人生的悟彻，没有生涩僻字，也不故用艰深难懂的典故，以炫耀他的学问。且也没有陈腔滥调，拾人牙慧，诗作纹理，几乎随手拈拾，一气呵成，音节铿锵，而理趣妙造自然、决无做作和生硬拼凑的迹象。大约他的诗可归入心灵派，最能发挥诗人一时的兴感，与

那种庙堂诗、馆阁诗、应酬诗、高帽诗，大异其趣，与他的绘画互为表里。他曾说过：“写生妙法在心灵”，其实也就是他写诗的注脚。他的诗大都在闭目冥想中完成，比之亮眼人思绪纷杂，思想要集中得多。所以他的眼睛一天天坏下去，但他的诗却一天天更为明澈，此亦是徐翁学究人天的另一成就，是他的才艺，在被严重的拦阻和压抑底下，横决出来的一股洪流。他做诗不用纸笔，一字字在心中起稿，一句句翻覆推敲，有时一字之易，往往几十遍念过了，故此他若修改字句，要比亮眼，在纸上涂涂改改难得多。那些已经废而不用历经变动的字句，还是一直在心中来来往往，直至定稿，至少同样的诗，可以吟出好多不同的格式。所有佳作，他有一本帐簿，有些自己纪录，有些则由往访友人代为书写。在一九六八年以后，他发另一个愿，要印行“镜斋诗存”，曾经倩人数度整理，如果我不来美国，我是他心目中如意对象，早晚会帮他完成此事。就是一九七零年我为他举行个人画展，当初就有鬻资印书的意思，可惜我走了，也不知道他的诗整理到什么程度？我真诚的希望，在港徐氏后人能够完成老人家最后的心愿，印出他的诗集，或是由我们友人大家出公份把它印出来。这样美好的诗，一字字用心血凝绪而成，散失是十分可惜的。我处尚存有徐翁早年所作的许多诗篇，恐怕他自己也没有存留，将来，连同历次雅集所作，以及若干题画诗，琴铭等，都可收入书中，愿与当世有心人共勉，完成此事。

徐翁另一传世巨制《西湖百忆》。此书为吴兴才女蔡德允所书。是文镜先生暇日回忆西湖之作。诗句隽永，书法佳妙，成为双绝。丁酉民国四十六年夏，文镜先生自费印成此书，并附识云：“予以目眚不能自写，因乞蔡德允女士书之，女士邃学善琴，书法娟美，直逼晋唐，词追两宋，而神韵尤超。以女

士之清才绝艺，不以拙句为悝，而乐为之书，湖山之灵也；余诗不足传，得女士之书而传焉，湖山之幸也”。感怀知己，溢于言表。

此书的自序亦是一篇绝妙文字：

### 西湖百忆自序

世之名山大川，固所爱也，然以征途跋涉，湍息登临，巾车有险戏之惊，挂席有风波之戒，不足徜徉于其间者，我不眷恋也。唯吾浙西湖山水，天壤间之美境也，湖开晓钟，山裹云鬟，秋月楼台，春风杨柳，接富春之景色，挹天目之清幽，可以囊括，可以卧游，尽一日而有余，终其身而不足，况吾久居于此，平生钓游之处，皆历历在目，寝馈难忘。今美景云遥，钓游不再，蛮取野处，日暮孤吟，数白发之千茎，剩荒陬之一线，前尘重溯，能不低徊。爰就所忆，系以小诗，缀以小纪，寻散落之余欢，扩迷茫之坠绪，自壬辰以至乙未，积百数十篇，举凡曩日湖居所得，吟入篇中，十可五六，今春及其累赘，得百有九篇，题曰西湖百忆。于忆景忆时忆人忆地之外，兼及物产，盖亦忆之至矣。意欲写而弥深，情因舒而反抑，把卷沉吟，悔非没字，转不解何以自遣也。至若湖上风景古迹，寺宇池台，山水之间，随在皆是，或游踪未遍，或强半遗忘，正不知凡几，尤非此篇所能胜拾也。再篇中所记，某地某址，在于某处，则恐记忆模糊，未必尽是，坐令湖山笑人可耳。丙申孟夏，临海（海门民国时隶属临海县——编者注）徐文镜自叙于九龙紫泥山馆。

蔡德允女士于跋文中言：“徐文镜先生，吾浙临海人也，少年时久居西湖，得山水灵秀之气，发为诗画，超然脱俗，惜近年病月，不复多作画，惟籍诗文以抒胸臆，其西湖百忆，缠绵往复，情溢乎辞，不特纪游已也。……”可谓知音之言。

徐翁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，无论物质生活贫乏得如何，总是逆来顺受，安之若素，从未见他怨天尤人。他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从来不信星命相面之类，他宁可实实在在做些事，与别的旧时代读书人不一样，他有的是工人的尊严而没有那种迂腐的酸气，他对不对劲的人骄傲得很；但他对同道文友中真正有学问的人，平时往来的琴友们，环境平常的文化艺术界中人，敬重得很。我就因为他这份高傲的性格，和敬仰他的学问艺能，所以常常想接近他，时常去探望他，或是为他介绍一些印泥主顾，有时心血来潮，会买一些食物水果之类，突然前去拜访。他的居住环境，愈来愈差，最后住在狮子石道某号二楼，一间黝黑破败的尾房，四周发出霉变气味，但我却时常在那里与他促膝谈话，和顺便为他做一些日常事务。我真代他难过，他是如此孤立无援，都亏他能够忍受这末多，这末久。我们的友谊与日俱进，彼此关心，是时我因收入不丰负担沉重，因此只能就徐翁自己谋生的事业上，尽力帮点小忙，像徐翁这样性格的人，他是不愿别人怜悯他，或对他作“布施”的。我在香港自一九五一年开始，每三年开一次画展，我需要经济上的利益，一方面也是给友好们看看我的艺事有没有怎么进步，在此期间，徐翁不止一次自动写诗文为我揄扬，他的诗写得清新切题，我想我的画能被人注意，一半由他的诗写得动人的缘故。

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至二十日，我在新建的思豪画廊开画展，徐翁送了一首歌给我，那时他已不能观画了，因此他在序文中说将以耳观之，将以鼻观之，究竟怎样个观法？和怎样从他的想像中带了一斗酒在百花丛中痛饮？十分有趣，请读下文：

载酒万绿丛中，援琴百花深处，吾将与周子俱矣。余韬晦

有年，积习犹故，昔以目游者，今将以耳以鼻矣。夫画龙而不破壁飞去者，非善画也；画马而不脱缰驰骤者，非善画也；画鸟不鸣，画泉无声，皆非善画也。善者我可以耳观，周子画花，余将以鼻观之，芬芳者兰也，馥郁者桂也，香远而清者荷也，香雋而永者梅也，香凝者知牡丹之艳也，香啻者知黄菊之瘦也，静而闻之，类能一一辨之。撷众芳之精英，布之于素绢之上，所谓妙笔传神也。众卉不知也，而观者知其美而不知其息也，知之者余也，余之觉也。于是倾酒一斗，鼓琴为之歌曰：

海浪浪兮山苍苍，携美酒兮醉众芳，千红兮万紫，□白兮飞黄，歌一曲兮薰风将，虽流征兮飘又香，花有神兮叶有茫，墨有韵兮笔有光，月为宫兮云为堂，我将其谁与焉？则有江东今日英年妙艺之周郎。

三年后，一九六零年九月我又举行画展，徐翁与我开一次玩笑，用徐大慈笔名在华侨日报文化版，发表了一篇短文，这篇文章使我在画展之后，请他大大地吃喝了一次，现在我回想起来，不禁失笑：文章九月三十日刊出，题目是《周士心画展与吃狮子头》：

“周士心专做赚钱的生意、而我呢？却偏做亏本生意，实在懊悔。我前篇文章，要买美酒一斗，到士心百花长卷里面请一班大仙痛饮。这一斗酒要花几多钱？请你想想，这不是大亏其本吗？我又要弹起琴请各位大仙听，凡是仙人，都是孤寒鬼转世，那肯出钱买一张票？这又亏本之外，赔了好大精神，实在是化算不来。我现在变更计划，重作一首绝诗，满满的希望，捞回本来。诗曰：

鼻齿留芳又几秋，画中滋味个中求，周郎妙笔高天下，输与夫人狮子头。

我这首诗之里面，只有两位朋友知道，在三年前周士心开过一次画展，生意满堂，到了除夕，他打开牢不可破的腰包，叫夫人烧了一桌镇江菜肉饭，镇江肴肉、干丝、狮子头。我最喜欢狮子头，我大饱一餐，吃了三十多个，周夫人好似事前得知，故意多下白盐，我是不怕，依旧吃得不少。自这一回吃了以来，三年杳无消息。现在他开画展，我的食指动了，看看下回如何分解？”

徐先生在困苦艰难中，仍不失幽默感，这与他深究禅理，及老庄哲学有很大的关系。他日坐斗室，不出户牖，而安之若素，这须要很大的定力。上文所说，我查一下以前的歌词，酒是有一斗，明明他一个人独饮了，却说请了一班大仙，也没有弹琴给大仙听，硬说做了亏本赔精神的生意，犹之一个人岂能吃得下三十多个狮子头？这好象苏东坡吃荔枝一样，诗人情怀，有时将想象与现实连结起来，像煞有介事，总之我这回大破“怪囊”是破定了，结果他很开心却是事实。他另有赠我的诗，我都保存着，一并录下：

赠江东周士心

大笔谁为当代雄，周郎才调压江东，  
梅兰菊竹四君子，出入堂堂画论中。  
披图如拥百花云，妙笔生香细细闻。  
待我双眸转明亮，春风秋月要平分。  
春风闹罢画眉长，来与群芳作主张。  
分付东风归约束，小乔夫婿是周郎。  
十载藏锋有异军，调朱研墨细论文。  
而今崛起夫人笔，狮吼一声天下闻。

我写成《四君子画论》一书，自认很为重要，所以我选中平素佩服的，不仅学问好，而且人品好的徐翁为我作序。他对

我笑说“士心兄，你问道于盲了”。但他是乐意为我作此序文，很使他费去不少心力，到最后校稿的时候，还打电话来要修正其中某些字句，我一方面佩服他作文的严谨态度，一方面惊诧于他的记忆力，因为他并没有将所作的文字存稿，只是熟记在心里，背熟了反复吟哦，某事应改某字，某句应加删节，增加某句，准确得很。这一篇序文写得言简意赅，着实使拙著生色不少。他的序文是这样写着：

“一花一草，天地之菁英也；一笔一墨，古今之文采也。衡天地以度古今，纳菁英以著文采，画家之能事毕矣。

姑苏周士心以画花卉名于世，凡水陆草木之花，无不具而无不精，从学者咸求授法，因作《四君子画论》以课其徒，辑以前人之说，诠以心得之长，诸种花卉皆出于此，熟读此书，自睹妙造。

书成属叙于余，余乃欣然而悦，憬然而悟，曰：四君子者，四时之草木，梅、兰、竹、菊也。君子尚品，又可称为四品——梅以冷而花，其品洁；兰以静而芳，其品幽；竹以虚而直，其品清；菊以傲而淡，其品逸。举四品以概众芳之清芬，应四时以宣万物之气节，自来文人学士，多喜作此以写其意，迨其意达神传，则品与气俱，物与我一。

故曰：天地一物也，古今一我也。物之神，天地之气也。我之意，古今之思也。气足而神传，思周而意达。以我之意传物之神，以物之神达我之意，是则万象在彼，万法在此。寸管在手，造化在肘。绘事之道思过乎矣。质之士心有当乎否？癸卯人日临海徐文镜叙于九龙紫泥山馆。”

此序文不仅写出了我书的要旨，而且也发挥了徐翁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概念，我深喜找对了人。这本书现在由艺术图书公司印至三版，有广泛的读者，也是我与徐翁一段重要的翰墨姻缘。

徐翁除了上述诗、文、书、画、音乐、金石、古代文字等各方面的造诣而外，能使他广结文友，传名艺坛，并且借此作为生活资料的，要算他的紫泥山馆印泥了。

抗战居蜀期间，徐翁观察环境需要，且朱砂、艾叶，就地易于罗致，乃决定大制印泥，可见他颇有创业头脑。他的印泥，确有点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，更易明了，这是他在某次展览会中，自写的说明书：“本馆印泥纯用真正旧坑朱砂所制，历久弥新，永不变色，试验朱砂印泥方法，可以印蘸泥钤于纸上，就火炙之见热转黑，离火还原，如是数次虽纸全焦而色鲜明如故，且笔不走者、此真正朱砂所制也。此外并须用水浸过凉干，红色不沁亦一主要条件，如加入洋红，一经火炙或浸蚀满纸，或色变黑而不还原，或色暗淡渐至消失，或色转黄而不还红，此外其水红色外溢皆洋红之弊，久必变色，非佳品也。”他的印泥在重庆很有名，还都以后，“知者争相过访”，因此继续制造以应书画家之需，又复驰誉白下。一九四九年春天，文镜先生随众南迁，于广州略有盘桓，结识粤中名士，是时胡毅生、商承祚、商衍璠、高剑父、黎葛民、陆幼刚等，曾为文介绍紫泥山馆印泥，文曰：

“徐君文镜研求六法，罗邱壑于胸中，雅好六书，别豕鱼于字里，著有古籀汇编十四卷，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，皇皇巨制，艺苑知名、兀兀穷年，泥涂屈迹，还丹抽汞，秘传原有良方，八宝十珍，妙构乃循古法，颜其居于紫泥山馆，恒乐石以吉金，署别号曰丹沙富翁，洵兼收而并蓄，西迁问世，十年驰誉巴中，东下收京、三载蜚声白下，兹以观光南国，教世珠江，压装尽属菁英，充囊无非名贵，甚愿缔交翰墨，希登大雅之堂，庶几广结姻缘，不负片言之介。……”

不久徐翁因目疾访医赴港，栖迟狮峰之下，打点生计，另

起炉灶，继续制造印泥，此时已积三年之经验，其于自印仿单中说：“殚精瘁力于斯”，洵非虚语。目前书画家欲求一缸上

印泥，已非昔日之较为容易，数十年前，尚有杭州西泠印社出品，可能与徐氏印泥处方，极有渊源，盖徐氏亦系西泠成员也。另北平荣宝斋亦有八宝印泥行世，品质佳，亦易得、目前香港有樟州八宝印泥，色黄而薄，钤印无厚满之感，品质低下。另闻叶公超先生，经数年研究，用他种纤维代替艾绒，则不知效果如何？上品印泥价值甚高，往往超过一般书画家购买能力，但真正书画家则无不拥有一盒称心惬意之印泥，视为重要之事。中国书画为一综合艺术，一幅完善作品，印泥之良佳与否，亦的赏鉴条件之一。徐氏紫泥山馆印泥之优点，亦即高级印泥所应具备之优点。甚多印泥材料不讲究，不是用箭簇朱砂而是用洋红或朱膘，故不是太红，就是太黄，有火气色泽刺眼，至于粘印、走油、那更是劣质印泥，不堪使用者。大千先生的印泥是真朱砂，但恐已使用日久，色料已薄，有时会露底，须要修理。徐翁常教人保护印泥之法：“若要印泥好，一天搞三搞。”这是经验之谈。

紫泥山馆印泥，优点及种类，使用贮藏，修理及保用方法是文镜先生数十年研究结果，至关重要。很能帮助新进的画家们，多一点这方面的常识。徐氏所制印泥，目前不可多得，已渐成珍品，相信若干年后，由于不再制造之故，当更为名贵。下列说明，亦属印泥史料之一矣。

#### 紫泥山馆印泥说明

##### 印泥优点：

- 一、明爽润洁，色泽鲜艳。
- 二、品质优良，永不变色。
- 三、胎丝细长，通体柔韧。